

译注
析

古文百篇

上



评注 古文百篇
译析

(上)

曲树程等编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评注 古文百篇
(上)

曲树程等编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236千字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55,000
书号 7099·955 定价 1.05 元

说 明

一、本书共选取古代散文（内有少量辞赋）名篇一百一十篇，其中包括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古代散文和文言小说。供古典文学爱好者、大专院校学生阅读，并可作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参考。

二、全书分上、下两册，每册五十五篇。编排大致以写作先后为序。每篇正文之前有题解，正文之中有注评，正文之后有译文、简析。

题解：主要是解释题意，简介作者经历、时代背景和本文创作情况、社会影响等。

注评：包括词语注释和关于思想内容、层次结构、艺术技巧的评点。随句注评，先注后评。评点的文字，以“○”标示。

译文：采用直译。务求确切，扣紧原文，以利对照理解。比较明显的补充文字，用括号括出，以示区别。

简析：简要分析全篇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，突出古为今用的意义。凡属中学课文，一般考虑教学需要提示要点。

三、本书上册由曲树程为主编写。初稿《西门豹治邺》由乔岳执笔；《召公谏厉王止谤》、《触龙说赵太后》、《过秦论》、《论贵粟疏》（题解、简析）由孙元璋执笔；《扁鹊

见蔡桓公》、《和氏献璧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李寄》由韩伟执笔；《庖丁解牛》、《风赋》、《谏逐客书》、《陈情表》由易朝志执笔。全稿由曲树程统一修改编定。

下册由曲树程编写。

四、本书在编写过程中，参考吸收了近人校勘、注释、分析、研究的成果。成稿后，王冰彦同志阅读过部分篇目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；周海燕、隋智涛、张启荣等同志，热情协助抄稿，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。谨于此深致谢意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二月初稿

一九八〇年六月定稿

目 录

- 郑伯克段于鄆《左 传》(1)
- 曹刿论战《左 传》(10)
- 子鱼论战《左 传》(17)
- 召公谏厉王止谤《国 语》(22)
- 邹忌讽齐王纳谏《战国策》(27)
- 触龙说赵太后《战国策》(33)
- 唐且不辱使命《战国策》(41)
- 画蛇添足《战国策》(47)
- 子路、曾晰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章《论 语》(51)
- 公输《墨 子》(58)
- 寡人之于国也章《孟 子》(67)
- 天时不如地利章《孟 子》(73)
- 齐人有一妻一妾章《孟 子》(78)
- 庖丁解牛《庄 子》(82)
- 痾偻丈人承蜩《庄 子》(88)
- 愚公移山《列 子》(91)
- 九方皋相马《列 子》(98)

- 晏子使楚 《晏子春秋》(103)
- 谋攻 《孙子》(107)
- 劝学 《荀子》(114)
- 风赋 宋玉(120)
- 对楚王问 宋玉(127)
- 扁鹊见蔡桓公 《韩非子》(132)
- 和氏献璧 《韩非子》(137)*
- 去私 《吕氏春秋》(141)
- 察今 《吕氏春秋》(146)
- 谏逐客书 李斯(154)*
- 苛政猛于虎 《礼记》(164)
- 论积贮疏 贾谊(167)
- 过秦论 贾谊(175)
- 论贵粟疏 晁错(186)
- 鸿门宴 司马迁(198)
- 陈涉起义 司马迁(217)
- 周亚夫军细柳 司马迁(227)
- 孙臆 司马迁(232)
- 完璧归赵 司马迁(242)
- 西门豹治邺 褚少孙(254)
- 叶公好龙 刘向(263)
- 订鬼 王充(267)

苏武	班 固(273)
遗黄琼书	李 固(285)
登楼赋	王 粲(290)
• 出师表	诸 葛 亮(297)
陈情表	李 密(306)
• 隆中对	陈 寿(313)
• 兰亭集序	王羲之(322)
归去来兮辞 并序	陶渊明(328)
• 桃花源记	陶渊明(337)
• 张衡传	范 曄(343)
韩凭夫妇	干 宝(352)
李寄	干 宝(357)
周处	刘义庆(362)
石崇	刘义庆(366)
与宋元思书	吴 均(370)
三峡	郦道元(374)

郑伯克段于鄢 《左传》

〔题解〕

这篇文章选自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。

《左传》是我国春秋时期的一部编年史，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（前722）至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前468）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史实。全书三十卷，约十八万字。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所著的《春秋》而撰写的，所以又名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这部书对于东周王朝和各主要诸侯国的盛衰兴亡，奴隶主贵族的腐朽没落，以及当时的一些重大社会事件，都有较具体的记载；而且文字简洁、语言生动，尤善于刻画人物，叙述复杂的战争事件。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。

郑，西周末年的一个诸侯国，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。郑伯，即郑庄公，公元前744至公元前701年在位。伯，是五等爵（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）的第三级，郑的封爵是伯（公，也作诸侯国君的通称。所以文中又称公）。克，攻克，战胜。段，庄公之弟。鄢（yān），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。题意是：郑庄公在鄢地战胜了他的弟弟段。

〔注评〕

初，当初。○追述往事，用此笔法。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申，国名，在今河南省南阳市。娶于申，从申国娶妻。于，介词，从，向。武姜，即武公之妻姜氏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共叔段，即段。

共(gōng)，国名，在今河南省辉县。段失败后逃到共，故称。叔，表示段是庄公之弟。○点明庄公和段的关系。庄公寤生，

寤，同牾(忤)，逆。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
寤生，指难产。

遂，副词，就，于是。恶(wù)，厌。之，代词，指庄公。爱共叔段，
○一“遂”字，写尽了姜氏的偏狭任性。兄弟矛盾由此而生。

欲立之。立，指立为太子。○涉及到继位问题，必导致矛盾不可调和。亟请于武公，亟(qí)，副词，屡次。

公弗许。弗，不。○“亟请”再写姜氏任性。及庄公即位，及，至，等到。即位，就职，特指天子或王侯继位。

为之请制。为(wèi)，介词，替。之，代指段。制，地名，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。请制，请求把制作为段的封地。公曰：

“制，岩邑也，岩邑，险要的城镇。虢叔死焉，虢(guó)叔，东虢国的国君。焉，这里等于“于之”。

死焉，死在那里。制，原是东虢国领地，郑武公灭东虢，遂收归郑。他，其他。唯命，“唯命是从”的省文。○不他邑唯命。”

封段于制，是对段怀有戒心。请京，京，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。使居之，之，代指京城。谓之

“京城大叔”。谓之，称之为。之，代指段。大，同太。○京城虽大而势不险，所以同意。以上暗写出兄弟矛盾的深化。

(第一段，追述郑伯与段矛盾的发生和逐步深化。)

祭仲曰：祭(zhài)仲，郑国大夫。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

都，城。都城，指城墙。雉(zhì)，量词，长三丈高一丈。国，指国家。害，祸害。先王之制，制，制度，规定。大都不

过参国之一；参，同三。国，指国都。参国之一，指城墙的雉数为国都的三分之一。古制：侯国的都城为三百雉。今段的都城超过百

雉，故引起疑议。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度，制度，规定，此作

动词。不度，不合规定。非制也，不是(先王的)制度。君将不堪。”堪，忍受。○祭仲不知庄公蓄意，因

有此言。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之，代指段都城，过百雉一事。焉辟害？”焉，疑问代词，怎

么，怎能。辟，同避。○故作无可奈何之言，意在激发舆论，揽取人心。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！

厌，同餍，满足。之，助词，它把“有”的宾语“何厌”提前。不如早为之所，为，介词。之，代指段。所，处所；此作动词，安

置地方。无使滋蔓。无，勿，不要。滋蔓，滋生蔓延。蔓，难图也；图，图谋，对付。蔓草犹

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！”犹，还，尚且。况，何况。○力言段该早除，岂知公另有打算。公

曰：“多行不义，行，做。不义，指不合道义的事。必自毙，毙，跌倒，死亡。子姑待

之！”子，尊称对方之词，如您。姑，姑且，暂且。之，代指“自毙”的必然结果。○语意阴狠。前对生母直呼“姜氏”，今对祭仲则称“子”，

见其内心感情已难掩抑。以上一层，写祭仲建议图段，庄公假意宽容。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既而，时间副词，不久。鄙，边远之地。贰，两

属。贰于己，意思是一方属庄公（名义上），一方属自己（实际上）。○正面揭示段的野心。公子吕曰：公子吕，字子封，郑国大夫。

“国不堪贰，国家不能容忍国土两属的情况。君将若之何？”若，如。之，代指上述情况。欲与

大叔，臣请事之；与，给。事，服事，动词。若弗与，弗，不。则请除之。

则，无生民心。”生民心，使百姓产生二心。○用激将法，敦促除段，较祭仲更为急切。公曰：“无

庸，将自及。”无庸，无须，不必。及，到。自及，指自己走上死亡。○自信其计必将得逞。以上二层，写公子吕建议除段，

庄公欲擒故纵。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贰，指西鄙北鄙。二地以前是两属，现在全收归己有。以为，以（之）为，

把它作为。至于廩延。廩（lín）延，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。○由“命”而“收”，段的野心愈加暴露。子封

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厚，优厚，指土地扩大。众，民，此指民心。○子封之意在于防其得民心。

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不义，指不义于君。昵，亲近。不昵，指不亲于兄。○庄公之意在于纵其失民心。厚

将崩。”崩，崩溃。○预言结果。一防一纵，两相对比，显出了庄公的老辣。以上三层，再写公子吕建议除段，庄公继续纵容。

（第二段，写郑伯与段矛盾的发展：段扩张势力，庄公欲擒故纵。）

大叔完聚，完，动词，修治，指修整城郭。聚，指聚集人民。缮甲兵，缮，修整。甲，铠甲。兵，武器

具卒乘，具，准备。卒，步兵。乘(shèng)，四匹马拉的战车。将袭郑。○错估形势，野心毕露。夫人

将启之。夫人，指姜氏。启，开门。之，代词，指段。启之，意思是为段开门作内应。○有此一条，放逐姜氏才有理由。公闻

其期，期，指袭郑日期。曰：“可矣！”○终于待到时机成熟。“可矣”二字，表明蓄谋已久，早有准备。

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帅，同率。以，目的连词。○师出有名。京叛大叔段。

京，指京城人民。○庄公全部心计，结出了一个“叛”字。段入于鄢，公伐诸鄢。诸，等于“之于”。○跟踪

追击，务期必杀。五月辛丑，古时用天干地支(即甲子、乙丑等)记日。五月辛丑是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。大叔出奔

共。出，离。出奔，指离开本国逃到别国。○矛盾结局一：段败出奔。遂置姜氏于城颍，置，安置，此意

为“放逐”。城颍(yǐng)，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襄城县东北。而誓之曰：誓之，向她发誓。“不及黄泉，

无相见也。”黄泉，地下的泉水，此指墓穴。○无限怨恨隐于其中。矛盾结局二：放逐姜氏。既而悔之。

之，代指置姜氏和发誓一事。○既誓又悔，见其伪善。一句生出下文。

（第三段，写郑伯与段矛盾的结果：战争爆发，段败出奔；庄公放逐姜氏，誓而复悔。）

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颍考叔，郑国大夫，姓颍名考叔。颍谷，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登封县西。封人，

管理疆界的官。闻之，有献于公。有献，有所进献。公赐之食。食舍

肉。舍，同捨，撇弃。○行为特异，必有缘故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

小人，自谦称。皆尝小人之食矣，尝，此解作“吃”。未尝君之羹，羹(gēng)，有汁汤的肉。

请以遗之。”以，介词，把；后省略代词“之”(代羹)。遗(yí，旧读wèi)，赠给。之，代指其母。○乘机入题。话意直刺

庄公之心。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！”尔，你。繄(yī)，句首语气助词。○装

得如此可怜。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敢，副词，表示谦敬。何谓，说的什么？○明知

故问。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语(yù)，告。之，代指颖考叔。对曰：“君何

患焉？”何患，愁什么？焉，语气助词，表疑问。若阙地及泉，阙，同掘。隧而相见，

隧，地道；此作动词，挖掘地道。○应庄公黄泉相见之誓。其谁曰不然？”其，句首语气助词，表反诘。然，这样，指与庄

公誓言所说的那样。○既守誓，又得见，正是两全之计。公从之。之，代指颖考叔之言。公入而赋：赋，动词，赋诗。

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也，助词，表语气停顿。融融，快乐之状。○哪里是真

乐，不过是作态给别人看。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。”

泄(yì)泄，意同融融。○乐不由衷！恰似一出双簧丑剧。遂为母子如初。如初，象当初一样。○积怨如此深久，分明是敌我关系，哪里能“母子如初”？作者讽刺之笔，可谓辛辣。

(第四段，写庄公放逐姜氏后假意反悔，颖考叔设计使其“母子如初”。)

〔译文〕

当初，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个妻子，叫武姜。(姜氏)生了郑庄公和共叔段。因为庄公难产，(生下的时候)惊了姜氏，所以取名叫“寤生”，(姜氏)就厌恶他。(姜氏)宠爱共叔段，想立他为太子，屡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不答应。等到庄公即位时，(姜氏)为段请求把制这个地方作为封地。庄公说：“制地是

一个险要的城镇，(当初)东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，(不能封给他。)其他的城镇都可答应。”(姜氏又为段)请求京这个地方，(庄公答应了，)叫他住在那里，称他为“京城大叔”。

大夫祭仲说：“城墙超过了百雉，是国家的祸害啊。按先王的制度，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城不能超过五分之一，小城不能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的城墙不合规定，不是先王的制度。您将没有办法控制他。”庄公说：“姜氏想要这样，怎能避免(这一)祸害？”(祭仲)回答说：“姜氏，有什么能使他得到满足呢！不如趁早给他安置个地方，不使他的势力滋生蔓延。蔓延开来，难以对付啊；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掉，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！”庄公说：“多做不义的事，一定自取灭亡，您暂且等着看吧！”

不久，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远之地名义上属于郑国，实际上归属自己。大夫公子吕说：“国家不能容忍国土两属的情况，您将对它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把郑国交给大叔，那么我请求服事他；如果不想给，那么请您除掉他。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不用，(他)将自己走上死亡。”

大叔又收取两属的西、北边远之地，把它作为自己的城邑，势力达到了廩延。子封说：“可以(收拾他)了，(他的)地盘扩大了将会得到民心的。”庄公说：“(对君)不义，(对兄)不亲，地盘扩大了就要走向崩溃。”

大叔修整城郭，聚集人民，修理铠甲武器，准备兵卒战车，将要袭击郑国。姜氏打算开门为他作内应。庄公得知了袭郑的日期，下令说：“可以(收拾他)了！”(就)命令子封率领战车

二百辆去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民背叛了大叔段。段逃到鄢地，庄公又亲自到鄢地讨伐。五月辛丑这天，大叔逃奔共国。（战争结束后，庄公）就把姜氏放逐到城颍，并且向她发誓说：“不到地下，永不相见。”不久，又后悔这件事。

颍考叔是颍谷这个地方管疆界的官，听说这件事，对庄公有所进献。庄公赐给他饭菜，（他）吃时撇下了肉。庄公问他什么原因。（他）回答说：“我有母亲，凡是我吃的东西，（她）都吃过了，只是没吃过您的羹。请您把羹赠给她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赠送，独独我没有！”颍考叔（假装不知地）说：“请问您说的什么事？”庄公告诉他事情的原故，并且告诉他已经后悔了。（颍考叔）回答说：“您愁什么呢？如果挖地挖到泉水，造一条地道来相见，谁能说不是象您誓言所说的那样？”庄公听从了他的话。（地道造成了）庄公进去时赋诗说：“大地道里面，（母子相见）乐融融。”姜氏出来时也赋诗说：“大地道外面，（母子相见）乐泄泄。”于是，重新成为母子，（关系）就象当初一样。

〔简析〕

本篇记述的是春秋初年发生在郑国的一次政权之争。这次斗争，是由郑庄公之母姜氏的偏私任性所引起，但斗争的焦点却在于王位的继承问题，即财产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，这就决定了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。正是因此，庄公不管其母怎样“恶之”、反对，他一上台就把权力牢牢地抓在手，而段则一直是把夺取王位，取其兄而代之，作为斗争的目标。姜氏为他请封“岩邑”，目的未达，他就极力强固京城的建

设，接着从边远地区入手，逐步扩大地盘，最后自以为准备就绪，于是“缮甲兵，具卒乘”，采取了袭郑的行动。结果中了庄公的欲擒故纵之计，战败于鄢，出奔于共。而暗中怂恿、支持段的姜氏，也落得了被放逐的下场。通过本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那时统治阶级内部，为了争权夺位，其间勾心斗角、骨肉相残的斗争是多么激烈！

这场矛盾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庄公、姜氏和段，而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庄公。这个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是阴险虚伪，精于权谋。

他即位以后，一点也没有忘记姜氏“爱共叔段，欲立之”的往事，所以一当姜氏为段请制，他立即警觉加以拒绝。只是由于不愿揭去“母命难违”的面纱，所以作了一番托词。接着他将计就计，答应了京城之请。段的滋蔓野心日益膨胀，引起了大夫祭仲、公子吕的担心。他们从关心庄公的统治出发，接连提议趁早除之。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建议，但庄公却故意不予采纳，纵之任之。究其蓄意有三：一是为了充分暴露段的“不义”，而使自己捞到“义”的名号。目的是瓦解段的内部，使其众叛亲离。后来果然战争一起，“京叛大叔段”。二是为了彻底暴露姜氏，以便铲除后患。他深知姜氏是段的靠山，必须推倒。但姜氏又是他的生身之母，没有足够的理由，是不宜轻易除掉的。唯一的办法，是让她自己愈陷愈深，造成罪状。段的扩张行动逐步升级，无疑是得到姜氏的支持；段的袭郑计划，更是事先与姜氏共谋，这从“夫人将启之”一事可证。这些，在庄公看来，已经构成“置而暂之”的充足理由了。三是为了在自己内部燃起反段的怒火。

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这是故作无可奈何之态，使大夫更加倾向自己，愤恨姜氏。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！”这是以诅咒性的言词，启示大夫更加严密监视姜氏。我们从两个大夫的言词逐次激烈，可以看出庄公的设想逐步实现。庄公用心的周密及其终于得逞，充分现出了这个人物的阴险毒辣。

庄公的伪善则突出表现于他对姜氏的誓而后悔上。对庄公来说，姜氏可谓恶贯满盈。庄公的誓不相见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。可是如此对待生身之母，毕竟将会引起非议，这对他也不利。所以他发誓不久，就口头上表示后悔。恰巧这时颍考叔献了一个“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”的两全其美之计。这样做就可以保全其“孝”的伪装，因此他马上“从之”。最后母子重见赋诗言乐。在这一滑稽剧中双方的虚伪内心暴露无遗。

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是鲜明的。庄公的性格，没有依靠作者的旁观叙述，而只是通过他在事件进程中的一两句表态话语表现出来；姜氏的偏私任性，段的野心恣肆，也不是通过作者的介绍，而是分别写了他们的“遂恶之”、“欲立之”、“既命……”、“又收……”、“将袭”、“将启”……这些行动和表现显示出来。这一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塑造人物形象的写作技巧值得学习。另外，文章对材料的处理，也是切实服从表现人物的需要的。例如，对于跟表现人物关系不大的战争过程，就写得很简括；而最后一段，本来写到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”可以结束了，但为了进一步揭露庄公的虚伪，作者又以“既而悔之”一语，自然地引出颍考叔献言一事加以详写。这对我们的写作也有启发意义。